



義
振
言

□/12
981



門口 12
號 981

經義撮說總目錄

孝經名義辨

孝經述者考

漢今文非今行今文考

今行古文非漢時古文考

今傳刊誤非朱子原本考

古孝經無章名說

要道解

至德解

揚名論

孝經自周有之考

不敢惡於人於字攙入說

孝天之經非攙入說

嚴父配天解

明堂辨

事天辨 神明彰說附

養父母曰嚴解 閨門辨附

任氏孝經補傳辨

諫爭論

制節解

悖德悖禮解 退思補過解附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containing a list of entries or a detailed index. The text is faint and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明治三十八年
五月十九日
藏

經義撮說



武藏 山本信有著

孝經名義辨

五經之目者昉于漢六經之稱出于莊子孔門所不言也聖人之書槩曰經固漢儒妄言也遂杜撰經解載禮記中蓋古昔稱詩云書云易云未嘗道詩經書經也周代專經名者獨孝經耳孝經之名尚矣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氏春秋引孝經由此觀之晚周戰國既有孝經宋儒猥疑出漢人之手不亦踈謬乎余故曰

經義撮說

明道齋藏

經義者宜單用言孝經之義也經學者宜限為孝經之學也世以說漢儒所命五經為經義為經學非古也姜上均謂韓宗伯蓋言為諸經名經之始者得之若六經本曰易書詩禮樂春秋而漢以後始名經經者經緯之經而統括條目提舉物件之名也中庸云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即九條目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舉曲禮條目而曰經禮也所謂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也若韓非子儲說篇前提舉七經而揭傳大意後發傳詳經事實若墨子經說篇經則提說目說則道經義可以徵經字為

提舉物件之名矣孝經則統括天子至庶人五等之孝提舉其條目故以經為名焉大學舉明德親民至善三經及格物以上條目朱子以為經是也九曲載之條件總曰經左氏曰典以志經荀子曰始乎誦經經豈可稱之詩書哉荀子道經墨子墨經國策兵經等如韓非經孝經之經蓋謂舉其道大綱條目之書也左氏傳又曰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乃義中之二件也故云義之經荀子曰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言好其人學問之第一件隆禮亦是學

問之第二件也故云學之經夫義之件目學之件目不
啻此二件姑道其要也若詩書不統舉物件不可命以
經也况論孟禮記之類惡得謂經乎唐始有九經之稱
至宋十三經之名起焉歷代沿稱不知戾本書之義漢
儒之罪大矣經字義明了如此然後人以為經者常也
經者治也可謂謬矣

孝經述者考

孝經為夫子自著者援神契鈎命訣也孝經緯也家語
也劉欽七畧從之又何休等據之引緯云子曰吾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謂孔子自著也陸德明釋文本之曰孝
經者孔子為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
孝事親之法邢昺正義亦從之云孝經者孔子為曾參
陳孝道也假曾子之言以為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
問為曾子集而錄者孔安國也為孔曾一時間答之語
者班志也為成於子思之手者馮椅古輯注也潘府本
之疑孝經與中庸文体相類首章孔子極言孝道之大
以告曾子其下十二章皆推明首章未盡之旨斷非孔
子先自作經又自作傳以釋之也因作孝經正誤效中

庸章第其叙次多牽強矣汪字孝經考誤集解亦效中
庸章第次序不過隨文訓解耳為曾子問孝於仲尼退
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者胡寅也晁公武
亦曰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當是曾子弟子
所為書何異孫據之曰論語是七十子門人所記孝經
止是曾子門人所記汪端明獨以為多出後人傳會朱
子據之著刊誤為經一章傳十四章曰孝經疑非聖人
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
不曾說功要處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然皆

齊魯間陋儒篡取左氏諸書之語為之至有全然不成
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非中庸大學二傳之傳
也遂為出於漢初然非敢斷以為是曰疑曰或說者又
謂非定筆故原本止於章下注云一節當為某章仍留
古文舊編未嘗移易一字今傳本右經一章右傳之首
章乃因朱子之疑後人輒更置之吳臨川本之為經一
章傳十二章著較定孝經章句及刊誤朱子從古文臨
川從今文耳元至正中鈞滄子不從朱吳著管見不分
章第經傳孫本朱鴻虞淳熙等皆是之周本新考亦不

分章第傳釋止列二十九段知不足齋叢書載宋板古文孝經亦不分章第管見率以孝治為先然不定為誰作矣清姜兆錫孝經本義雖據朱子不分經傳聚為一十六章本孔安國說謂曾子輯孔子語孝之言為書余竊以為以上諸說皆出臆斷獨胡寅晁公武何異孫說近是

漢今文非今行今文考

河間顏芝避秦火所藏今文孝經十八章方河間獻王購求古書芝子貞出之王得而上諸朝長孫氏江翁后

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至劉向校經藉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注雖從今文章數曰比除繁惑則非今文非古文劉向校定孝經也唐石臺所刻雖曰從今文據孫本言劉向校定未嘗削閏門章且無章名若御注削閏門章而更其章次標章名於篇首則非劉向孝經且多取偽鄭注孝經然亦不全取之則石臺孝經也今姑謂之今文實非漢時顏家今文也今校定孝經正文依之者清和天皇有詔使學者從乎今文且今文比古文則所出亦確矣

今行古文非漢時古文考

漢時古文孝經亦今不可見之今行古文後人偽造孔安國傳本也且雖漢時古文比諸今文其所出甚朦朧弗審許沖有言曰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異乎班志所謂出孔壁者矣許班皆漢人也然而其說矛盾如斯當孰之適從且漢代既逸古文成帝時求遺書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徵校其書是非劉向校秘書於天祿閣不從古文章數疑其非正唯標其異曰古文字也庶人

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所謂庶人敢問非章名以分章次耳宋本古文無章名漢時本當如斯漢後古文復逸前晉時豫章內史梅賾上其書言其流傳本末稍審當時與鄭注同立國學及梁侯景之亂失其本後會隋文帝求逸書於是王逸偽造古文以上然見偽鄭注今文列章名而效之分增章次章首揭名不知古文無之是其露破綻一端也朱彝尊經義考云後漢桓潭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唐大歷中李士訓所得于灞水上石函絹素古文孝經亦

一部二十二章一千八百七十二言以是知劉向古文亦字數當如此今行古文者千八百六十一字非漢時古文明矣宋本古文者一千八百一十言清原本古文者千八百一十言同稱古文其異如斯孰能定是非所在矣所謂今行古文者貞觀詔斥言古文者也姑假從其稱爾即當隋秘書學生王逸于京市陳人處所得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主劉向所校定為二十二章者也然吳徵孝經考曰劉炫本千八百七字多于今文八字云少于今行古文五十三字

不知今行古文非劉炫所校歟將吳徵所見劉炫本未卒為撰之業歟將今行本未加刪竄以前者歟又按孫本孝經釋疑云祖譚謂經文九千八百七字異今文僅二十余字與炫本字數相合炫偽撰亦當本之然則今行古文依王逸偽本而後人偽撰者非歟然而朱彝尊孫本同引祖譚字數差六十五字今不可定孰是要之皆非古文之正也

今傳刊誤非朱子原本考

自漢迄宋初千有余年諸儒或有疑孝經之孔安國傳

鄭玄註之非真者未嘗有一人疑孝經者況黜之乎蓋黜孝經為淺近不以此取士者宋王安石為始安石性偏學拘好立徑庭馬端臨通考引東坡之言曰安石之患在於好使以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以同顏氏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以此觀之安石異乎已見者雖聖人之書不忘悼以春秋為斷爛朝報以孝經為廢滅餘編自是之後汪聖錫謂此經多出後人傳會胡

仁仲亦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然不為撰書顯然言之蓋有所畏憚至朱子因云孝經前面一段是當時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遂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天子至庶人五章皆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併為一章云疑所謂孝經者本文止如此而指此為經其餘則移置次第而名之為傳并刊其用他書竄入者為傳十四章云是時朱子年五十七淳熙丙午歲也然不自安翌年丁未編小學也多收入孝經語明呂維祺孝經衍義自序云紫陽刊誤非定筆云當有所見

朱子甲寅擬上封事曰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可以見朱子所讀必孝經而言之語孟之首顯然稱于君前尊信之至矣語類中有疑孝經之語然語類門人所錄可議者固不少也况乎有彼此一時之言不可據亦多者至文集朱子所親手筆豈可以後人補湊偽作其所已疑點得向君上而言臣所讀不過孝經字且疑孝經晚年或生悔心歟屏山者朱子之師也其言曰曾子之孝也立身揚名唯此一節平日服膺

念茲在茲而已以孝經授朱子朱子幼讀孝經手題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後雖稍疑其誤晚年跋屏山遺帖云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愧恨每念無以見先生于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其悔可以知耳然而朱子雖曰移置次第實未果如刊誤原本不若今傳刊誤移易章次為右經一章右傳之首章江元祚孝經大全載刊誤原本式云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首章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為傳之二章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三章下

做此又孫本孝經釋疑云刊誤原本止於章下注云此一節當為某章仍留古文舊編未嘗移易一字今傳本後人輒更易之何其敢於侮聖言哉經傳一分世儒遂紛紛其說而聖經自此裂矣熊大年養蒙大訓本不若今傳刊誤益畏慮猥移改聖經章次依本文之舊各章下書別為序次之意其慎之深也然後人因此而移易章次為注脚失原本之意大負朱子深慎之旨清朱彝尊未見原本故非朱子曰自漢以來注疏家莫能刪削經文隻字者刪之自朱子孝經刊誤始也如此則非聖

無法之罪不敢免焉朱子必不敢若大學章句二程叢既有定本各移易章句故朱子亦直移易章次余嘗按清高愈朱子年譜宋李光澤著朱子年譜黃勉齋著朱子行狀元脫脫著宋史朱熹本傳書互有異同高愈彙書參伍考繹故今取之大學中庸章句二書著已久然時加改正至六十歲纔愜心乃始序之於是遂傳于世然易贊之前一日猶改大學誠意之章注顧未序之之前如刊誤原本亦不可知也刊誤未有序則其不愜心必矣然而朱子亦恐得鑿空妄言之罪纔作跋謂所以不自發之來歷焉又按刊誤之書朱子在日不甚行世

卒後男朱在始出元藁以遺魏了翁魏了翁始鈔諸梓
朱子既書刊誤後曰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
者別為外傳顧未敢耳門人黃幹繼其志輯詩書以下
言孝者為一書釐為二十四篇名為孝經本旨黃幹者
朱門高足也其取孝經當時奉道學者不弁髦視孝經
可以知矣當今清朝專尊朱學然貴州通志曰世祖皇
帝以孝經取士今上指康熙後頒行孝經行義於天下今
世道學者黜孝經踐王氏之轍也益可以見朱子不弁
得孝經矣張恒序吳徵孝經章句曰孔鮒藏書時孝經

已有之則其傳久矣朱子曷嘗盡疑孝經之為非哉語
不言乎舌出之則駟馬難追朱子不黜孝經刊誤一成
雖其徒有不甚服焉黃震日抄云孝經每章引詩為斷
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嚴父配天一章晦
庵謂孝之所以為大本自有親切處使人臣子者皆有
將之心反陷大不孝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為達孝
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旨同旨雖有前後文善回護朱
子處全含不滿意又朱鴻孝經質疑曰朱子以後儒妄
分章第不若效大學經一章傳十章僅成孝經刊誤初

本而遂止未及精詳鴻思大學首章止列三綱領八條
目之名色而未及發揮故記者雜引孔子之言立傳以
釋之若孝經即於本章已發揮詳盡何必更立傳以釋
之且孔子論孝原無某章釋某句之義然章名起於漢
唐傳釋倡於宋元均非孔曾之舊也今不若只依孔曾
之舊悉去章名傳釋似於義尤宜是亦不滿於刊誤要
之刊誤非朱子定筆今傳本非其原本也

古孝經無章名說

凡古書或見有篇名未見有章名者若孝經老子章名

皆後人所造也古昔豈有之哉若孝經自天子至庶人
五章名始見援神契然止乎斯而已至梁皇侃氏每章
標其目冠之偽作鄭玄注者不知古昔無之而載章名
其書偽造孔傳者亦不知而增作章名然其命名益陋
及玄宗為御注依今文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猶疑
而雖重加商量遂依所請嗚呼不知則已知而疑之疑
之而商量商量而不能刪之者何也余不解其故也司
馬君實孝經指解已無章名君實自序中及解說無刪
章名之言則彼邦別有不列章名一種孝經而行于世

即宋板本是也寔是為是焉

要道解

道者人所必由而履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各有道先王有先王之道君子有君子之道庶人有庶人之道道並行而不相悖者聖人若天脩之也雖聖人不若天則無所取法故每言稱天不敢自專曰天叙有禮曰天秩有禮曰天命有德曰天討有罪非虛假天而愚誘黔首實以為道所在也天之與聖相須而道立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又曰惟天惠民惟后奉天此之謂

也人悖其所可由而履謂之悖道失其所可由而履謂之失道夫父子之親天也先王因立慈孝之名脩慈孝之方若夫婦之愛天也何以有所謂別子別者聖人所脩也聖人已脩立可由踐之道然人莫由斯道故夫子有以出由戶之喻而嘆世之言又曰民可使由之言民則可使由民之道耳既已各有道有脩之於此可能成之者謂之要道

至德解

德者惠之本也管子曰愛民無私曰德春秋左氏傳曰

恤民為德古書有德與怨對言老子語有德與刑對言左

傳有德與威對言管子有德與財對言大學有德與力

對言孟子合而致之德得也惠澤感於人以得民人之

稱也荀子曰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心者強得百

姓之譽者榮三德具而天下歸之是以得百姓為德也

大學曰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是言有此德澤有得此人也

大雅云殷未喪師克配上帝言不喪眾能以配天也經

不言子得萬國歡心而事其先王言以德配天事先王

也管子曰德之以懷也者施德澤懷之也韓非曰民德

之者民感乎恩德也戰國策曰有德色者有施榮與澤

之顏色也史記曰為若德者與汝恩澤也以上諸書平

心看來皆德澤感於人恩德得人之謂也是以有感於

人之行事而能得人者謂之有德孝行以得於人則孝

德也文教以得人則文德也為仁以得人仁德也凡古

昔曰德者皆此類也從是生假義而人所善稱所尚稱

所欣慕皆曰德婦德著德鬼神之神等是也若暴德惡

德凶德涼德則暴惡凶涼有加於人多得其類也所謂

至德者能德於人而不伐善之稱也能德於人不伐善者莫若乾與坤故繫辭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泰伯三為天下遜國不矜其德文武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於殷不伐其善豈不亦皆至德乎孝者人人可以脩之於此曰要道也教者德於人而非可以自伐之事故曰至德也莊子所謂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也者假之以稱德於民不敢自伐其善之世也

揚名論

世有謂孝經揚名於後世名立於後世之語教以名聞

也必非孔子之言者焉殊不知弃名聞也老莊之道浮圖之流土木其形骸灰其心者之操而出世間之人宜為之後世雖儒者慣聞二氏之性理高深之說既視名與利欲均弃髦弃之至言于名猶求利也吾夫子之教未嘗弃名捐聞子曰疾沒世名不稱曰四十五十而無聞不足畏耳中庸曰聲名洋溢于中國施及蠻貊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若為以孝經教名聞黜之論語中庸詩三百亦皆為不弃得名聞黜之歟世儒開口輒曰可弃名利彼

果實_レ弃_レ得_レ名_レ弃_レ得_レ利_レ顧_レ其_レ行_レ未_レ見_レ一_レ人_レ能_レ實_レ弃_レ之_レ者_レ也
若_レ果_レ實_レ弃_レ之_レ者_レ頑_レ必_レ如_レ瞽_レ叟_レ暴_レ必_レ如_レ桀_レ紂_レ暗_レ如_レ幽_レ厲_レ姦
如_レ莽_レ卓_レ愍_レ如_レ跖_レ驕_レ者_レ也_レ况_レ乎_レ名_レ利_レ同_レ言_レ既_レ已_レ非_レ也_レ凡_レ名_レ
與_レ利_レ不_レ相_レ容_レ冰_レ炭_レ不_レ啻_レ鳥_レ有_レ欲_レ名_レ而_レ得_レ利_レ欲_レ利_レ而_レ不_レ失_レ
名_レ乎_レ名_レ利_レ不_レ可_レ兩_レ全_レ得_レ固_レ也_レ故_レ為_レ士_レ者_レ宜_レ舍_レ利_レ而_レ取_レ名_レ
吾_レ見_レ為_レ不_レ善_レ者_レ不_レ愛_レ名_レ之_レ人_レ也_レ古_レ云_レ名_レ下_レ無_レ虛_レ士_レ有_レ此_レ
實_レ則_レ有_レ此_レ名_レ夫_レ子_レ作_レ春_レ秋_レ寓_レ黜_レ涉_レ非_レ名_レ以_レ為_レ教_レ名_レ以_レ為_レ
治_レ乎_レ譬_レ名_レ猶_レ弋_レ實_レ猶_レ鳥_レ弃_レ名_レ欲_レ得_レ實_レ徒_レ欲_レ鳥_レ弃_レ弋_レ也_レ終_レ
不_レ能_レ得_レ鳥_レ也_レ既_レ得_レ鳥_レ而_レ弃_レ弋_レ不_レ能_レ復_レ得_レ鳥_レ為_レ得_レ實_レ弃_レ名_レ

何_レ以_レ為_レ復_レ教_レ人_レ得_レ實_レ夫_レ子_レ以_レ揚_レ名_レ為_レ教_レ其_レ義_レ深_レ矣_レ若_レ曰_レ
人_レ不_レ知_レ而_レ不_レ愠_レ曰_レ不_レ見_レ知_レ而_レ不_レ悔_レ非_レ抛_レ弃_レ其_レ名_レ言_レ吾_レ學_レ
吾_レ道_レ之_レ尚_レ人_レ不_レ知_レ之_レ過_レ在_レ彼_レ名_レ之_レ高_レ聞_レ之_レ實_レ美_レ在_レ我_レ何_レ
悔_レ何_レ愠_レ非_レ徹_レ底_レ能_レ知_レ道_レ飽_レ達_レ義_レ之_レ人_レ則_レ此_レ說_レ難_レ通_レ孟_レ子_レ
曰_レ求_レ名_レ人_レ能_レ讓_レ千_レ乘_レ之_レ國_レ苟_レ非_レ其_レ人_レ簞_レ食_レ豆_レ羹_レ形_レ於_レ色_レ
是_レ有_レ為_レ而_レ刺_レ不_レ務_レ其_レ實_レ徒_レ于_レ虛_レ譽_レ者_レ也_レ孟_レ子_レ不_レ言_レ乎_レ耻_レ
之_レ於_レ人_レ大_レ也_レ耻_レ之_レ為_レ言_レ愛_レ名_レ也_レ書_レ曰_レ勿_レ違_レ道_レ于_レ百_レ姓_レ之_レ
譽_レ蓋_レ不_レ違_レ道_レ則_レ于_レ譽_レ先_レ聖_レ王_レ不_レ深_レ惡_レ焉_レ世_レ人_レ皆_レ不_レ為_レ愛_レ
名_レ賞_レ無_レ勸_レ罰_レ無_レ愧_レ教_レ化_レ壅_レ塞_レ而_レ不_レ行_レ試_レ向_レ人_レ言_レ汝_レ行_レ似_レ

曾史莫不欣然悅者焉言汝行如跖躅莫不悖然怒者
焉愛名者人情也先王因人情而立教夫子祖述先王
故曰揚名立名世有不屑毀譽者是皆有所待也或有
毀乎衆愚愠乎群小待賞譽乎一賢君子或有毀惡乎
今時待名譽於他日後世或有不悅乎人待悅於天或
有惡忌乎下待愛譽於上或有得忌於上取毀於同僚
待得悅譽於下或有得毀於人待自有可得譽之實而
無可得毀之故不以屑矣夫口誅孝經揚立名者心實
無待能棄名譽乎必否果然則所謂無待老莊之流吾

夫子之道所不取也

孝經自周有之考

秦以上書始載孝經名者呂覽也引孝經之語者亦呂
覽也孝經周時既有之証莫確焉然近世某生本王朱
之說欲以孝經為漢人湊緝而非夫子之言其說卒為
呂覽塞焉故謂誘注攙入正文問其故曰某本無之是
其證也殊不知某本書賈所為科場作節本而非全書
也彼邦後世學問唯為舉業耳非欲揚名顯親也非欲
崇德知道也非欲修不朽之盛事也纔不過欲僥倖一

第千富貴利達矣故書便子場屋之外往往不欲見之
然及其試日下筆也不得不引用古書以飾其拙於是
奔利書賈剽鈔全書別為節本便舉子單身易齋計其
易售余較孝經徧求呂氏春秋善本數種相校許宗魯
本有宋元祐中鐘湖老人跋云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
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卧
病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秋涉冬朱黃
始就即為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
余亦心許之得官江夏因纂筆工錄之竟以手校本寄

欲得者云此本亦載孝經曰則趙宋時既已不為注語
也其它朱善龍評林本萬曆本等無一無斯文無一為
注語又嘉靖本孝行篇愛敬盡於事親然後光耀加於
百姓下高誘注曰加施也究於四海下注究極也我
邦坊間刻本欠此注者非善本也果若某說注語攙入
正文何得別有此註乎若疑孝經曰為似注語呂氏春
秋中多列古書貴公篇載鴻範曰名類篇載商箴曰孝
行篇載商書曰召類篇載易曰務本篇載大雅曰適威
篇貴信篇咸載周書曰亦皆疑為注語攙入子虞淳熙

孝經說云董子之對獻王猶今文也文信之著孝行非
 古文請觀繁露呂覽益信王劭等之誣經矣是亦呂覽
 引孝經一証也又評林本引孝經上方揭唐荆川評云
 格論又揭方孝孺評云此之謂大孝也可見古昔未有
 疑其攙入者寔非攙入也昔在魏文侯師子夏去孔子
 之世未遠而親著述孝經傳則孝經孔氏之書而周時
 有之明矣不啻呂覽可証併記以示世學者孝經所以
 可信竊報孔曾在天之靈云

不敢惡於人於字攙入說

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如斯則
 謂內愛敬其親者外不敢為人所惡慢也於義不安世
 嘗多疑之幸呂覽孝行篇引此章而無二於字孝經元
 如此後誤攙入於字致義之不安依呂覽則為愛已親
 者不敢惡慢他人之義若微呂覽引此聖經之旨終不
 明當使學者長懷疑誰謂諸子百家異端稗說之書無
 益學問乎

孝天之經非攙入說

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竊按經疑當作明蓋因

音近訛爾下文云天之明是可徵也依此義亦當利誤
考上下文云天之經地之義亦曰天地之經所謂天之
經天地之經下添一地字不可曉何義故說者不得審
解夫明屬天利屬地最穩照下文天之明地之利乃反
覆贊論孝是宜與民之行並言因俛明利之義贊曰天
地之經民所可必則故曰是則之撰左氏傳者以孔子
語孝之言潤色子產說禮之語改孝為禮朱吳諸人以
左傳為疑輕刪經不亦過乎

嚴父配天解

朱子語類曰輔廣問云向見先生說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非聖人之言必若是而後可以為孝豈
不啓入僭亂之心而中庸說舜武王之孝亦以尊為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言之如何曰中庸是著舜武王言之
何害如況言人之孝而必以此為說則不可信有按以
尊父況言人之孝非特孝經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
尊父尊父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朱子何不為不可之獨為不可孝
經乎且孝經非況然言嚴父配天孝之大者也曾子問

聖人之德無加于孝乎故夫子答之以聖人之德固不
一厥中孝之為大大之至者嚴父也推嚴父之至極則
周公配之天是也其効至四海來祭故曰聖人之德莫
加于孝夫子猶恐有謬解嚴父之義者乃於下審說之
云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孝九子
生于父母之膝下而親愛之過易生狎慢故云曰嚴配
天全著周公而言之子之於父其在時不啻敬之雖死
之日宜嚴之令子孫長敬祖考嚴之宜莫大于配天周
公已為之眾人宜應分立身嚴父嚴父即顯父母之謂

也畢竟舉周公配天之事證聖人之孝也故下云聖人
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讀之誰有啓僭亂之心者乎若
朱子不可謂不庶乎誣侮聖人之言也孟子曰臣視君
如寇讎豈不啓人臣弑篡之心乎朱子於孟子回護欲
以掩其失言於孝經孔子之言及黨臨川氏吹毛求疵
欲成後人綴緝之言矣黃東發曰嚴父配天一章晦庵
謂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之處使為人臣子者
皆有今將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戒學
者詳之其義為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太王王季為達

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慈溪者奉朱子人也
然其論如此人心不可昧可以見矣近來滿清沿蒙古
朱明餘風專遵奉晦庵氏之學於語類文集一言一語
金玉奉惜之一字不苟敢去然方欽修朱子全書論孝
經處悉刪削不存一條禮記所謂好而知其惡也曾閱
貴州通志曰世祖章皇帝以孝經取士今上復頒行孝
經衍義於天下蓋以孝為行首又本邦林羅山先生
論孝經曰配天嚴父於武王周公達孝而見之與他經
聖語相符合者往往有之且章末引詩引書以結上文

者禮經諸篇多此文法然則孔子之語不可疑乎且聞
夫子曰我行在孝經故古來列之于六經未有異論獨
朱文公以為漢儒所傳會遂作刊誤夫生乎千載之下
而議千載之前有所考而然歟又曰大學孝經皆曾子
之傳也其文大同小異初學入于德之門也讀者宜熟
之是語載在文集及隨筆昭代初開宋學之先儒
及其信孝經而大不滿朱子與王氏而不采孝經豈不
與慈溪氏之心同不昧者乎

明堂辨

明堂者祀神明之堂也凡係于神事者古皆崇稱以明
曰明衣曰明器曰明酌是也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周頌云我將我享文王配天子明堂然則宗祀
配天本為造明堂之所始而更異其制於常廟不置之
於朝左常廟之處而置于國外近郊曠莫之地者所以
大尊嚴之欲明文王之明德也又方岳之下建明堂每
巡狩年亦宗祀文王於此配上帝便所以明文王之明
德也因班政朝諸侯定黜陟蓋創乎周公矣經云嚴父
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謂此周公為之也考工記云夏后

氏世室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牕白盛殷人重屋四阿周
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
室凡室二筵滿清毛奇齡依此以為明堂自昔有之殊
不知世室自世室明堂自明堂豈可混同乎按考工記
文周人作明堂也其制象夏后氏世室造五室法殷人
重屋為重檐耳非世室即重屋重屋即明堂只謂其制
相類也春秋有世室屋壞之事則周代有明堂又有世
室世室非明堂可以知矣若大戴禮家語九室三十六
赤戶七十二白牖鄭玄謂創于秦呂氏作春秋並非古

制此言最是依呂覽則明堂與青陽總章玄堂均是九室一方面堂名也宜互相言而可然孟子左傳周頌荀子等諸書皆云明堂未嘗見一云青陽玄堂青陽玄堂古無之其名肇見秦月令乃知九室亦非古也唐貞觀中議明堂制魏徵言五室重屋上層祭天下層布政孔穎達非之以為古有明堂並無明樓然不非五室是九室又不言五室即是九室毛奇齡却言五室即九室以其該博之學曲為之說然何異北魏賈思伯謂九室即是五室乎若鄭玄註明堂月令改九堂十二室為九室

十二堂不過即其書通之耳舉此為康成亦定不以為五室是而九室非不亦誤乎毛奇齡又曰明堂所施用則一享上帝一朝諸侯以別尊卑一四時迎時氣一十二月朔各就其堂聽朔以頒政治一巡狩年四朝諸侯于方岳之下王方慶所謂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是也是未盡明堂之實夫明堂欲明文王明德於天下故嚴啟其制以宗祀文王于此配昊天上帝大朝諸侯籌班大政皆於此堂若四時迎時氣十二月朔各就其堂聽朔呂氏新制非古昔然也安有一年十八度入

明堂之定數乎經云郊祀后稷配天又宗祀文王配天配上帝然則周不啻郊祀昊天時祀于明堂以斯觀之祀天亦不啻一年一度于時海內各各以其職來助祭聖人重天可以觀矣經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斯之謂也

事天辨

天福善禍淫富貴貧賤皆天所為不可以人力奈之何是故雖愚夫婦所畏而仰莫若天焉畏則易嚇仰則易信若耶蘇宗以事天誑愚夫婦使之自所畏而信入焉

凡聖人為政必也奉天立禮必也順天妖人邪士惑世煽亂亦假事天之法說禍福是以古聖人非天子則定不得事天之禮非天子事天為潛譬陪臣而為諸侯事天子之禮豈不亦僭乎故經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也為王者之事明矣故古稱天為言也則曰敬天曰畏天曰樂天曰知天曰本天曰承天曰順天曰觀天曰顧天曰法天曰準天以上諸件皆與所謂事天大異若夫畏敬樂知上自王者下至委巷人不可不爾事天獨王者之事也聖人定是禮不翅嚴尊卑抑其慮也深

矣漢儒不知此義云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似通上下而言至宋儒殊誤解云能事父孝則事天之
理自然明若經文孝與明對言矣孝者言事父能孝故
事天能明其所以明者郊既祭天不一而足復祀之明
堂皆於郊外之地令海內來助祭以示衆耳目豈非亦
明乎然云事天之理自然明經文本無理字從何處添
來乎况非理自然明聖人明之事聖人明之鬼神彰彰
民咸知嚴敬之矣經曰天地明察照上事天明事地察
之字天地之上省事字也程子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

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可謂善解此章矣

養父母曰嚴解

閨門辨解附

吾孝經樓藏元祿甲戌歲大坂所刻古文孝經先太宰
純享保壬子歲所刻古文孝經三十九年唐宋以來千
百年所傳字本邦舊本真面目也若享保本經太宰
氏校讐本色存者亡幾渾沌鑿竅則死蛇添足則非蛇
經云親生毓之故以養父母曰嚴後儒誤曰字作日字
蓋以字形相似訛爾幸我邦相傳古本存其真然享
保本為諸本訛者所誤亦復失其真孔傳雖隋儒偽造

經文之字不謬其真故傳文無日日嚴之解云愛養父母而致尊嚴按加於孝字之下至曰嚴非夫子語舉是故二字分其為古語古語言親有生毓之慈在乎上豈得不嚴而親乎是以子居乎下養父母致嚴重曰者發嘆之辭是古語體樣下夫子依古語曰聖人因嚴父母之道以教敬君敬長敬天敬鬼神敬師友敬聖賢敬臣敬身莫不敬之義因親父母之道以教愛子弟愛妻祭愛族黨愛小幼愛臣庶愛鰥寡孤獨無告者愛戎狄異類及禽獸蟲魚卉木之類莫不一一愛之之方聖人政

教因本嚴父母之道所以不待嚴肅而成治也古文經有後世所謂閨門章者言其閨門之內猶言室家相似直謂閨門為室家未見其例似可甚疑然如其意則可謂室家之內治國之禮具備矣嚴父兄是乃敬君長之道同矣妻子臣妾愛之治之猶愛治百姓徒役一般也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可以教國人又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唐司馬貞曰近儒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

經典此章可疑者本亡論然古文本有之又漢初今文
家長孫氏傳本亦有閨門章故孫本孝經釋疑以為劉
向未曾削且審本文非比妻子於徒役也唯文不備語
不圓耳故來此難矣閨門可言之妻妾不可言之父兄
也母者親之至且猶以堂言不以閨門言況乎於父兄
偽孔傳曰修孝於閨門夫孝者宜修之堂上何可謂修
之閨門太宰純見陸賈新語道基篇有脩之於閨門之
內而名譽馳於外及慎微篇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
於閨門之內之文以為此二語似孝經之意閨門之語

曷可廢乎殊不知脩之閨門之內者脩行仁義也非若
此章之意脩孝慈也道基篇此文之上危而不傾佚而
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遠悅之於閨
門之內言脩行仁義於閨門之內親近之妻孥也如慎
微篇脩所以可建大功於閨門之內也言脩之於內著
之於外爾絕不與經意相干焉劉標古書脩文辭既已
不可況不孰讀一篇上下文纔劉標一二句欲以徵古
經不謬其旨者幾希矣

任氏孝經補傳辨

近清任兆麟著經集註補傳之十章其言曰予從朱子
刊誤本加訓釋成雍正元年以鄉舉入都遂從劉學使
山右得鈔本見有文同戴記而今本無者徐審之蓋傳
之十章也傳釋不敢致傷及事親事君而遺立身於義
何居知此乃逸文也又傳之九章朱子曰釋中於事君
之意下載補文曰按此章之下舊本闕終於立身傳文
惟北本有之詳其辭義蓋逸文無疑也今補定如左子
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
與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所

謂孝也孝之本曰敬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
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父
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右傳之
十章任鈞臺曰釋終於立身及顯親揚名之意又曰此
章南本並闕予於山右得之按王肅於家語言本文有
見戴記者後人輒於家語除其文也南北分治時梁皇
侃齊熊安生各傳禮業篇次詳畧每多違異唐疏多從
皇本此存於北者或熊本與信有始得此書讀至于斯
不堪驚憤昔在朱子分大學經傳補傳之五章宋時既

已不是之董槐葉夢鼎王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簡編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入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明方孝孺大稱揚其說云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朱子亦曷以補傳及章句斷然以為至當哉故云以待後之君子世之嘒嘒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章句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為不類是語雖異於朱子然不乖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蓋宋季至今學

者尊信朱子山斗不翅然猶不是補大學者並出其間矧任氏生于千歲之下何所徵而補經之闕乎其謂得於山右與王劭謂得孔傳於市者何異也躬非聖人欲猥補聖人之書以聖人自處也僭踰孰甚於斯乎西河合集載大學證文云觀朱子語類則致知之傳朱子補之而亦若悔之其荅胡氏書有云聖學惟用敬耳向謂先致知而後用敬殊不其然是必于小學中灑掃應對之時涵養用敬以先于格致而後大學可言焉夫祇此聖功初以為首在窮理不在用敬當加格物于誠意之

先而補之大學既又以為首在用敬不盡在窮理又當加誠意于格物之先而暗補之小學則猶是闕失而既補其文于文外又補其意于文之文外將見從入之途不得之前人之傳而僅得之後人之補救且不僅得之後之人補救而必隱探之他書暗寄之別錄而並不使入學之文以自見于經傳豈列聖相傳之意哉以此觀之朱子自悔猥補大學傳五章昭昭然後儒猶效顰若任氏者之有苟學聖人之道者不痛斥其非則又不知忌憚之徒妄意任筆而補論語詩補書則如胡亂夏

玉石相淆涇渭不可分卒失聖人所以教世之本色而至使後世不知道為何物矣噫方欲見聖人之道者棄聖人之書而又可他求乎是故宜奉而保護之務一字不苟補不苟削信而好古此讀書之人所以報所學者豈不爾哉

諫爭論

子曰君子者無所爭其爭也揖讓遜讓見之於禮射之時矣小人之爭也不過權寵富貴聲色猥瑣之事耳竭有為諫爭乎諫爭亦臣子之分然每見一小過必以爭

之之謂也哉故經云當不誼則爭之爭之為事非厲色
 大聲必使君父從已也所謂不誼者言不遵先聖人之
 誼也不誼足以得罪於鄉黨州閭矣是故和其顏柔其
 聲君父之以是為非已明其是焉以非為是已說其非
 焉要在蒸蒸人不格姦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是一
 時回護匡章之對耳非教子道之語也子道者經所謂
 當不誼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家語云孔子曰父有爭
 子不陷無禮又曰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
 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論語云子曰事父母幾諫禮

記云子曰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曾子親受孝
 教於夫子故其語子道甚似夫子曰微諫不倦聽從不
 怠大戴禮立孝篇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禮記祭義篇又曰君子
 之孝也以正致諫大戴禮本孝篇所謂諫爭者非責其為善乎
 世儒律孟子之言反疑經之子爭於父為非夫子之言
 豈不謬乎子可以幾諫父安不可誨子而責其善哉
 伯魚趨而過庭夫子教誡之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
 無以立周公搃世子伯禽非責其善於子乎古人有言
 父不教則子愚故人樂有嚴父兄若道從孟子一時之

終義林言
言則父子坐視其過而不相教諫至使其遂不誼不亦
庶乎路人乎何謂父子相親之道也

制節解

制節謹度偽孔傳云有制有節謹其法度是以制節為
一以謹度為一事安有此句法故後註家為制財用之
節是則是矣然未說破其說所以果是之徵據也今嘗
試論之金穀者國家之命脉不制其節則出入無量倉
庫耗虛培克逆意乘時僥倖逞其奸而為進取之計因
爭錐刀之利罔下暴民人怨天怒卒至滅亡宋神宗懷

欲大為之質生平患財用之不足青苗拯急之說不能
不容唐玄宗由英邁之資一旦觀財貨之富有驪山侈
恣之事不得_レ不生聖人知其如斯是故制財用之節謹
先王之度為先其証在左氏傳魯歲曰制財用之節是
也諸注不引者何也制節不獨諸侯上徹天子下徹士
大夫苟不能行之而可以立身治國家者未之有也

悖德悖禮章解 附退思補過解

悖德者悖父母之德惠也悖禮者悖先王之禮儀也凡
先聖王之治在以順其民經云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是

也悖德悖禮欲以順之則反為逆在察也書云在治忽禮云在視寒暖之節言上悖德禮民逆亡則焉不在察通知於善之所在而在察於凶德之方是乃所以亂也得之語云見得思義之得也雖得之君子不貴悖德悖禮也

退思補過舊說皆以為補主過引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而為証殊不知退字不干涉補主過退者則退食朝退之退而退私家思念補已過也春秋左氏傳昭公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可見補過係已而不係君也又宣公十二年傳士渥濁稱荀林父之言亦謂林父能進思盡忠於其上退思補敗軍之過也善讀書者亦可自知吾說不妄矣

經義撮說終

問曰...
 答曰...
 ...
 其...
 ...
 ...
 ...
 ...
 ...
 ...
 ...
 ...



山林卷之二

